



同一个屋檐下，
他看她碧芽抽穗，枝柳絮发；
他看她蕾结年华，娇艳成花。
他与她之间的感情，
始于亲情，终于爱情。

ZHONG YU AI QING

陆萌◎著

终于爱情

哥，我们结婚吧



◎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陆萌◎著

终于爱情

哥，我们结婚吧

ZHONG YU AI QING

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终于爱情 / 陆萌著. — 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
2010.1

ISBN 978-7-80173-967-4

I. 终… II. 陆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13758 号

终于爱情

作 者 陆 萌
责任编辑 李 璞
策划编辑 何亚娟
特约编辑 燕 兮
美术编辑 徐燕南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
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开 本 710 × 1000 16 开
16.5 印张 230 千字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
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173-967-4
定 价 25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 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http://www.sinoread.com

目录

contents

序 / 5

第一章 我们的感情，始于亲情 / 7

无论是哪一种方式，爱情最开始的模样，并不一定是爱情……

第二章 有种试探，叫背向而驰 / 33

表面上的背向而驰，其实是某种形式的试探。

第三章 不知不觉，渐渐爱情 / 63

如果感到伤心失望，那是因为我们开始，渐渐爱情！

第四章 蓦然回顾，情感乍现 / 97

蓦然回顾，乍现心底的，是由亲情置换成的爱意……

第五章 情之所至，思念也至 / 131

通常，爱情是伴随着思念，一并到来的……

第六章 戏入高潮，横生波澜 / 159

有的时候，爱情如剧，演至高潮处，被横生出来的波澜，打得七零八落……

第七章 一念之间，进入冬天 / 195

爱情往往在一念之间发生，也在一念之间，进入冬天……

第八章 如果没有你，我在哪里都没有关系 / 225

如果没有你，没有过去，我不会有伤心，但是有如果，还是要爱你……

第九章 我们的感情，终于爱情 / 251

烧完美好青春，换一个老伴，任何事情，都不及握在手中的幸福重要……

番外 / 259

后记 / 263



夜色深沉，推开窗户，盛夏的空气夹着浓重的水汽扑面而来，一场大雨将夏夜的燥热浇得凉意透心，本是个让人感觉舒缓的大好夜晚，却有人因为突如其来的变故，心情烦躁得如那一片此起彼伏鸣叫不已的蛙蝉声。

曾雨想了很久，也没有想明白，一向冷静自持的哥哥怎么会一身风雨地冲进她的房间里来，怎么会不顾忌他们之间的身份与关系，将满心莫名的她一把搂住？

他啊！

他忘了他是谁啊？他是沉稳内敛的高级法院优秀法官，他是她最漂亮同事的男朋友，他是跟她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了十年的亲人！

平水起澜，晴空响雷，事情让她这段日子以来纠结于心的疑虑，最终有了一个明确的揭晓，但是这个答案，却让她惊骇不已。

引起她重新审视他们之间关系的那个事件，似乎是从某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开始。只是当时，她意识一片茫然；只是事后，他表情仍旧若无其事。那晚之后，她假装迷糊地观察试探，他不动声色地默然配合。只是在她以为他与他女朋友的好事将近时，在她以为那一切都只不过是她的臆想猜测时，他为何又气急败坏地将事情来了一个回环大逆转，让她的思绪不得不重回到那夜，思考自那夜起这段日子的点点滴滴。

她与他已不同于以往那样淡水无澜的感情，从何时何事起，开始脱轨的……

第一章

我们的感情，始于亲情

无论是哪一种方式，
爱情最开始的模样，
并不一定是爱情……





虽是初夏，可是这一年的夏天，阳光比往年同期似乎要热烈得多，正午时分，地面一片雪白，灼得路人眼睛总是难受地半眯着。曾雨撑着遮阳伞，汗水潜然地走在林阴道下时，才感觉到那股灼热稍有缓解，视线得以拉远时，就已经看到林阴路的尾端，那幢老房子，被她亲手栽种的植物包成了一个绿色的小城堡。有首歌唱道“每个家就是一座城堡”，十年并非弹指间，她自己也不知道从何时起，她一直并不当作是家的地方，也成了她的城堡。

曾雨回到家，换了鞋就直奔厨房，开了冰箱门先找着了水，咕噜咕噜地灌下一大杯。曾妈妈在厨房里切着菜，看着自家女儿牛饮着冰水，顿下手里的动作，直唤道：“慢点，慢点，这么喝要出毛病喽……”

一杯水下肚，曾雨长吐一口气，感觉痛快极了，手却未停地继续往杯子里筛水，又倒了大半杯水，将玻璃茶缸又放入冷藏室，才放慢了速度继续啜饮。韩爸爸正在炒血鸭，侧头笑着看了曾雨一眼，道：“丫头，累坏了吧。”

“嗯，又累又热又渴，这么大热天的，我们领导还让我下乡去测量，涂防晒霜当涂墙一样都不顶用。”

“你才工作呢，要少说多做，可不能喊苦喊累了，领导会不喜欢的。”曾妈妈自曾雨上班以来，每天都将这句话要重复一遍。

曾雨一边洗手一边乖巧地点头，知道妈妈是这个样子，你不乐意了，她还是会啰唆。

韩爸爸将血鸭装好盘，唤道：“丫头，把菜端桌上去，我再炒个青菜，你摆个碗筷，喊你哥吃饭了。”

曾雨应了声，可那心里突然就别扭了起来，抬头朝楼梯口的方向望去，经过一个上午平复的心情，突然又忐忑了起来。

小心翼翼地端着那盘炒得喷香的血鸭上桌，曾雨边走边喊道：“哥，吃饭了。”

曾雨向来只当着父母的面，才会叫韩孟语哥哥，平时，他们都没有什么交集，继兄继妹的，何况韩孟语大自己五岁，曾雨一直觉得韩孟语总是将她当小屁孩一样看待，即使她已经大学毕业且出来工作了，她也总觉得在他眼

里，自己像个青涩小果子，不起眼地长在背阴处，他不屑一顾。

他们之间横亘着的隔阂，似乎并不仅仅在于那五年的年龄差距，更多的可能是他对她十年来的印象，在某个相识之初，便已根深蒂固。

她一度以为他对她这样的小青果是嗤之以鼻的，可是，她在这样认为的时候，却不曾想到……

曾雨十岁的时候，父母离异，爸爸抚养妹妹曾媛，妈妈抚养她。当时她多伤心呐，天天怨父母，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好端端的，说离就离了。直到她十二岁，母亲再嫁，她作为拖油瓶进入一个新的家庭，那种怨恨的心情便转换成一种排斥的情绪，继续存在着。

她知道母亲另嫁，与父亲复合的希望完全破灭后，在初进入那个家庭时，她觉得自己已经钻进了死胡同，愈加怨恨。于是，她将那股子怨恨转化成敌意，转嫁到继父跟继兄身上，之后较长一段时间内，她都不搭理继父跟继兄的。只是后来随着年岁的增长，觉得母亲过得很开心，继父对自己和蔼又关怀，才渐渐放开了心，真正融入到这个家庭中。

即便这样，她与这个哥哥还是有隔阂。记得很久以前某个阳光甚好的午后，十二岁的她，往十七岁的他的鞋子里倒过墨汁，干坏事的瞬间极有快感，可是完事一转身，就看到了立在书房门口的他，将自己的行为已悉数纳入眼底。

虽然他没有责备她，也未向父母告状，但是曾雨就是觉得他们之间的隔阂从那个时候开始了，并非十年时间不能消除那一件芝麻大小的事，而是她那小肚鸡肠的行为一件两件三四件针对他而实施后，连她自己都觉得，自己之于韩孟语，就是一个小气、报复心盛的继妹。

她不知道从何时起，又因为何事，会让他对她产生不一样的情愫来，她昨天晚上迷迷糊糊地想了一夜，上午测量的时候顶着大太阳，都晒不化脑子里盘旋不散的思绪，这件事让她十分地纠结，她蹲着，站着，就连坐在公车上都在想，韩孟语那么样的一个人，怎么就突然对自己存了“非分之想”呢？



韩孟语从楼上缓步下来时，正好看到曾雨在吮手指上的汤汁，她的唇落在她的指尖上，柔软红润。

曾雨看韩孟语一如往常的优雅沉稳，连低头躬身洗手的模样都慢条斯理，硬生生地将自己那份小慌乱也掩藏了起来。他的一如平常，让她以为昨天晚上发生的事似乎是那南柯一梦，醒来后，他韩孟语还是她那肃穆成稳、高不可攀的继兄。

当然，她也从没见过他火急火燎或者粗暴无礼的模样，有的时候，她甚至会觉得他跟她生活在同一个家庭实在是件不搭调的事情。怎么说呢，就像继父与母亲，在她看来其实也不那么适合。继父是一个较有修为的人，属于斯文温吞的老好人那种，而母亲性子就十分的急躁，是那种喜欢八卦家长里短的热心人，父母这样一动一静的性格能走到一起，本就是一件不怎么搭调的事，现在各自的子女，不论在性格上还是在成就上，又相差甚远，这个再组合家庭，便总是让曾雨觉得虽然看似和谐，却又融而不洽。

曾雨瞥了一眼韩孟语，这个继兄，是让她感觉仍然无法完全融入这个家庭的最大因素，很多时候，她觉得他不像是二十七岁，而像三十七岁，沉稳内敛得过了头。她能对继父放下成见，却还远远不能和继兄拉近距离。

摆好碗筷，韩爸爸的青菜也已炒好了，曾妈妈用毛巾包着电饭锅的内胆直接摆在桌上，曾雨与韩孟语按一贯的座位，坐在韩爸曾妈的对面。韩孟语坐在曾雨上位，曾雨要添饭时，够不着电饭锅，她手一伸，韩孟语便知道她想什么，使用毛巾捂着电饭锅端至她面前。曾雨以前总觉得他在这个时候，才像是食人间烟火、有些人情味的家人。可是今天，她去接的时候，差点就将整锅饭都打翻，仅仅因为他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用手指的指节扫了一下她的手背，她便神经过敏地抖了手，幸好他反应极快，才免去再做一锅饭的麻烦。

曾妈妈免不了又是一阵教训，曾雨觉得自己在家里待久了，就老与妈妈的关系处理不好，妈妈总是喜欢唠叨她，不但唠叨她的不足，还在她面前不

断地夸奖韩孟语。

韩孟语十八岁考入全国数一数二的政法大学，二十一岁毕业，二十二岁取得全国司法考试资格证，并在当年考入省高级人民法院，二十四岁任助理审判员，并在职读研，二十五岁被任命为审判员，今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法官，成为最年轻的优秀法官。这些事，曾妈妈常对曾雨念叨不止，大有感叹为何曾雨跟韩孟语之间会有如此大的差距，以此表达对曾雨怒其不幸、恨其不争的态度。

曾妈并不是说心里有多么的不待见自己亲生的孩子，只是像寻常妈妈一样，教育自己的子女时，总喜欢用一个好的孩子去做比较，但这样往往适得其反，只能让曾雨与韩孟语之间越来越有间隙。曾雨本已觉得这个哥哥不易亲近了，现在更是觉得高不能逾，两人之间的互动便愈加少了。

在曾雨心里，韩孟语是与她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两条平行线，每天会见面，在同餐桌上吃饭，但是却没有交流，韩孟语那样的性格那样的职业那样的成就，于她来说都是鸿沟。人家说三年一个代沟，他比她只大了五岁，可是她却觉得他们之间似乎有十个代沟，韩孟语是那种和父辈们更容易相处的人。她大学毕业后，对韩孟语虽不像小的时候那样抱着一分怨怼，但是她跟他关系始终淡漠，表面上他们像一家人一样称兄道妹的，事实上她自己心里最明白，她跟韩孟语，压根就是比较熟悉的陌生人。

之前，曾雨并未这么深刻地去分析过她与韩孟语之间的关系，她现在正是爱笑爱玩，觉得青春无限好，对未来充满了憧憬的年纪，而且以前不是韩孟语在外地读书就是她在外地读书，毕业后回来上班了，才突然觉得自己跟这个哥哥的相处，已经形成固定模式，亲和不了了。她不知道有多少人如同她的家庭这般，看上去和谐，其实在和谐的表象下，有着不曾被拉拢的疏离。曾雨常觉得用“貌合神离”这个词语来形容她与韩孟语，是最适合不过的了。

她一直认为韩孟语也应当和她是同一种认知的，没想到，人心不可估测，现在他是怎么想的，她已完全琢磨不透了。



曾妈妈除了关心曾雨在单位里的表现外，还会关心地问单位里有没有年龄相当，又没有结婚的男青年。当曾妈妈再次在饭桌上提及，曾雨竟会觉得身旁的韩孟语有着前所未有的强烈存在感，自己的回答突然变得难以启齿，思绪杂乱不已。

曾雨低声咕哝道，说：“有。”

曾妈妈眼神一亮，追问人长得怎样，什么职位，家里条件怎样，对曾雨有没有意思啊……

曾雨瞥了自己的妈一眼，还偷偷扫了一眼韩孟语，十分正经地说：“人长得很帅，普通科员，家里有房无车，对我的意思不明确，不过对他女朋友的意思很明确。”

韩爸爸闻言哈哈大笑，曾妈妈嫌自己女儿拐弯抹角地害她穷开心，剜了女儿一眼。韩孟语细细地嚼着米饭，一脸的波澜不兴，似乎对这个话题，他既不觉得有趣，也不想要参与。

“小雨现在还年轻，早得很，再说了，我们家小雨又乖巧又懂事，肯定不愁找不着好人家的。”韩爸爸说着开解的话。

曾妈妈又剜一眼韩爸爸，说：“女孩子不能拖的，拖过去一天，就不值钱一天。”

“妈，你要趁着嫁我，捞回养我的本吗？”曾雨端着碗，举着筷子，直勾勾地望着自己的妈。曾妈妈见自家女儿语中带怨，一筷子敲了过去，曾雨急急地闪开，就听着曾妈妈道：“说值钱不值钱，不是说我们嫁女儿卖不到钱，而是你以后在男方心中的地位，早点结婚是有好处的。”

曾妈妈对于自己女儿误解自己，很有成见，絮絮叨叨地说了一顿饭的时间，曾雨觉得自己快被念得崩溃了，万分后悔自己将话题带得深入了。韩爸爸倒是听得津津有味的，觉得自己家的女儿转眼就到了可以嫁人的地步了，很是稀奇般。韩孟语一直在安静地吃他的饭，直到韩妈妈将预谋良久的台词搬了出来，说是某某牵线，替曾雨寻了一个好青年，安排着相一次亲时，韩孟语才将筷子往桌上一搁，倏地站了起来。

曾雨仰头看他，才发觉那十七岁时细瘦的少年，不知何时长得如此高大魁梧了。

他的突兀，让全家人都有些莫名，他竟是丝毫未觉，笃着眉像是沉浸于自己的思维中，韩爸爸出声询问，道：“吃饱了？”

韩孟语才恍然回神，道是还有事，离去前，匆匆瞅了一眼正盯着自己看的曾雨，眉头又是一笃。

曾雨觉得自己的心都快要被他那突兀举动吓得蹦出来了，他离开后好一会儿，她还担心父母会不会听到自己那么强烈的心跳声，想必脸也已经红了，于是慌忙低头，胡乱地扒着饭。

她差点就以为他要说些什么了，幸好，他什么都没说。

“其实我觉得哥比我年长，应当比我早些考虑。”

曾雨这样跟父母说的时候，曾妈妈才将话题从曾雨身上转了开，韩爸爸倒是不着急的模样，曾妈妈热心地赶紧问曾雨的单位是否有适合韩孟语的女孩子。曾雨咬着筷子想了会儿，适龄的是有好几位的，这几位中，形象及素质能够匹配韩孟语的，可能一祺还行吧。

曾妈妈说：“对你哥哥，你要多花些心思，好好地物色，自家人当然要替自家人着想啊，如果你说的那同事真的是条件不错，你就要想办法多讨好讨好，让人家哪天来咱们家玩玩。”

曾妈妈这样说的时侯，曾雨就后悔了，后悔自己为了掩饰心思，多嘴地提出这么一档事出来，如今话说出口，徒给自己惹了麻烦。

事情在曾妈妈的再三命令下，应承下了。曾雨觉得自己有些骑虎难下，在心里不知道埋怨自己多少遍了，怪自己的一时多嘴，如今这事在妈妈的逼迫下不得不办。

曾雨权衡再三，觉得给韩孟语找一个优秀的女朋友，也许挺不错的。

下午上班时，曾雨就偷偷拉了王一祺躲一边说悄悄话。王一祺比曾雨大上一岁，已经上班两年了，平时是特别招领导喜欢的人，难得的是她既招领



导喜欢，也招同事喜欢，足见平时很会做人，而且王一祺念的学校比曾雨的学校好，家境也很不错，好像父母不是国土就是地税的。最重要的是一祺是她们单位的一枝花，模样身材都没得挑，曾雨常觉得能跟一祺比肩而立的人都需要有十足的信心，像自己这样的站她身边，就是一片小小的绿叶，将她那朵鲜花衬得更是华美丰硕。

王一祺显然是不需要别人介绍去相亲的，追王一祺的人从来没有间断过，曾雨不是不知道，她们常议论着王一祺办公桌上的玫瑰花，但平时一起聊八卦时，王一祺却又总是表示自己没有男朋友，送花的人都不是她的良人。

王一祺认真地听了曾雨的热心介绍，一直缄笑不语，曾雨看这姐们一直未变的笑容，心想她肯定对此兴趣不大，自己跟人家又不是很熟，冒昧地去给人家说媒，这下怕是人家心里指不定怎样笑话自己呢。

“我是没有问题，小雨你替我热心，我很高兴的，不管结果如何，多一个朋友是相当好的。小雨看什么时候合适让我跟你哥哥见面，你提前通知我一声，好让我不至于失礼。”

王一祺一番话说出来，让原本觉得希望不大的曾雨一下就将心情放松了下来，心里知道王一祺就算对这次相亲没有什么兴趣，但是因为不想驳自己的面子，还是应承了下来。这在她看来已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，等于完成了一半，八字有了一撇。所以，一祺在单位里人缘那样的好不是没有理由的，曾雨觉着要是韩孟语错过了这么好的姑娘，那绝对绝对是韩孟语的失败。

当晚，曾雨就屁颠屁颠地跑回家，跟妈妈及韩爸爸汇报了自己首次牵红线的进度。曾妈妈笑得一脸的高兴，韩爸爸也乐呵呵地听曾雨对王一祺赞不绝口，只差掏心挖肺地证明王一祺有多么多么的好了。

晚上吃饭的时候，除了韩孟语，一家人都算计着如何跟韩孟语提出第二天让他相亲的事。之前，一家人有商量过，凭韩爸爸对自己儿子的了解，觉得韩孟语可能对这样的事情会排斥，认为这事由曾妈妈提出，会比较容易。因为韩孟语从没有驳过曾妈妈的面子，反而韩爸爸有的时候说的事，他觉得

不妥时，会不予理会，但是曾妈妈一旦提出来，韩孟语鲜少会直接拒绝。

而曾雨虽然觉得这件事她初步完成得不错，可是对于接下来，她却戚戚然，十分地担心紧张，一个晚上都在观察家里每个人的表情情绪，一副草木皆兵的模样。

大家在饭桌上先拉扯些家常，韩孟语也一如既往专心致志地进食，等到曾妈妈正式地跟韩孟语提出相亲一事时，韩孟语半天没反应过来，然而反应过来后，第一动作就是扭头神情怪异地瞅曾雨。

曾雨被他瞅得背颈发寒，挺了挺脊梁，咽了咽口中的食物，咬着筷子就不知所措了。

韩孟语收回睇视曾雨的目光，转而看了看自己的父亲，又看了看曾妈妈，曾妈妈一个劲地在跟韩孟语说王一祺如何如何的优秀，仿若自己见过一般，说得天上有，地上无的。

最后，曾妈妈带着十分的希冀，小心翼翼地征询着韩孟语的意见，问：“明天，让小雨叫上王小姐，来咱家吃个饭，你先看看，行吗？”

看着韩孟语不甚愉快的脸，曾雨突然就觉得自己抖擻了一下，一家人都在等着他的回应，他的脸色却让人愈等愈觉得萧瑟，曾雨已经能想象他脱口而出的定是拒绝了，却未料到，他却略显僵硬地点了点头。

低气压一过，曾妈妈继续噤哩叭啦地说着她对这次相亲抱持着怎样的乐观心态。曾雨放下快被自己咬断的筷子，偷偷地吁了口气，在心里揣摩着韩孟语真正的想法。她认为结果可能不怎么乐观，韩孟语明显的不情愿，但毕竟，他应承了啊，只要他应承了，就是还有希望，没见面以前，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说不定两人一见钟情了也未必，毕竟都是优秀的人。曾雨继续缓慢地扒着饭，偶尔偷瞄一眼韩孟语的侧脸，她也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对是错，虽然去撮合他不是她的本意，可这不，这不她也混乱着嘛！

不管他心里怎么想，曾雨是觉着，明天的相亲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成功率，不知道为啥，曾雨就是觉得王一祺跟韩孟语的气质相当地配，两人的形容相貌才干内涵，无一不合，他们俩要站一块，叫做那个啥，相得益彰？不



对，相敬如宾？呸呸，更不对，反正，就是人们说的，一看就有夫妻相，配得很，天作之合！

想出了一个贴切的形容词来，曾雨含着筷子不知不觉地就将笑容溢了出来，不期然一侧头，看着韩孟语又用那怪异的眼神盯着自己瞧，便收敛了些，呼呼噜噜地扒着饭，碗一见底，曾雨便将碗筷一扔，抢白曾妈妈道：“谁吃最后谁洗碗。”

说完，一咕噜跑楼上自己的房间，躲是非地上网去。

网上曾媛在QQ上抱怨说她的男朋友如何如何不体贴她，对她不关心，曾雨嘲笑说他们那些小朋友，还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情，个个都是在尝鲜而已，没点经济基础，就男朋友女朋友的，都是伪爱情，成事的概率太小。

曾媛不满意姐姐给自己泄气，小女生总觉得爱情是美好的，不能容忍任何人对它有着不好的论断，气呼呼地发了几个狂轰滥炸的表情后，就下线了。曾雨看着炮兵叼着根烟，拿着机枪在屏幕上不停扫射的QQ表情，哑然失笑，觉得自己也就比曾媛大两岁，却总觉得自己跟曾媛有了代沟。也许是她自己的爱情观有问题，她觉得自己的眼光比起曾媛来，成熟太多，也现实太多了。而她老以长者的身份在教育妹妹，两人似乎越来越说不到一块儿去了。

“环境啊环境。”曾雨对着电脑屏幕大叹，有着韩孟语这样的家庭成员，自己想轻浮一点幼稚一点，都不行啊，她得随时让自己看上去成熟稳重点，以免被他暗地里取笑。今天她那牵线的举动，在她后来仔细斟酌一番后，还是觉着自己又过于轻率了，她每每想起他那怪异的眼神，就浑身不对劲。事实上，对于昨天的那件事，她也不知道究竟该不该多想，或许是个意外，或许是她意识不清的一个幻觉，今天自己处处留心观察了他，他那一如往常的模样，什么暗示明示都没有，想想自己看着他还会脸红一下，而他连个眼神波动都没有，恁他再内敛过头，也不会真淡定到这种地步吧？她觉得自己昨天就是做了一个梦，一切来自于她怪异的幻想。